

古垣新语·融风浩荡

——古城里的内蒙古

九月的敕勒川，
天穹高远，长风拂过
原野，裹挟着庄稼成
熟的气息，奏响丰收
的序曲。站在和林
格尔土城子国家考
古遗址公园盛乐博
物馆的观景台上极
目远眺，辽阔田野间
一道道隆起的夯土
城垣纵横延展，将千
年前的城池轮廓勾
勒得格外清晰。

□兰天 薛腾

作为北魏王朝的肇兴之都——盛乐古城，处于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的中间地带。漫步古城遗址，耳畔仿佛回响着1700多年前的时代足音——拓跋鲜卑南迁定居、筑城建都，融合发展的壮阔过往，犹如万千卷帙在夯土间缓缓铺展开来。

瓦当无言 古城有声

走进位于和林格尔县的土城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尽管现在地面上找寻不到一片完整的古砖瓦，但确实身处历史的雄浑之中了。遗址整体呈不规则多边形，东西约1450米，南北约2290米，城墙残高0.5米至10米，东、北、西三面城门之外保留有瓮城遗迹。夯土层厚15厘米至20厘米，视线掠过层层夯筑的断面，千余年前工匠的力道仿佛还留在土里。

土城子遗址分为西城、南城、北城、中城4个部分，其中北魏的文化遗存堆积在南城及中城。

从东门进入北城，看见入口处矗立着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石碑，落款刻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1年6月25日公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2014年4月1日立”字样。

拓跋珪在盛乐做的，远不止改一个国号。他解散了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，把游牧部落从各部酋长的私属变为北魏国的编户国民，使拓跋鲜卑从部落制跨入封建制。盛乐城中的一座座夯土台基、一片片各式瓦当，正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沉默见证。在盛乐的12年间，北魏的国力与军力迅速壮大，为日后定鼎中原、统一北方积蓄了力量。

公元398年，道武帝拓跋珪从盛乐迁都平城。盛乐作为都城的使命就此结束，但它从未真正退场。中城的城墙一直沿用至隋唐、辽金元时期，北城在唐代成为单于大都护府的治所。今天，当我们站在土城子遗址的夯土城墙前，脚下层层叠压的，不仅是多个时代的城垣，更是一个民族从盛乐出发、最终融入中华文明长河的完整足迹。

展厅里灯光柔和，一件件陶器、瓦当、金饰安静地躺在展柜中。

最引人驻足的，是那件北魏角抵瓦当——灰色陶质，圆形，直径13厘米，外圈环绕忍冬纹，内侧连珠纹，正中浮雕两个胖童子正在摔跤——右侧童子抱住左侧童子的头用力下压，左侧童子弯腰抱住对方一条腿——难分胜负的相持之态被定格在陶土之上。

与瓦当相邻的展柜里，几件北魏陶器与一面铜镜静静地陈列着，他们大多有草原的器形，中原的纹样、游牧的葬俗，就这样融在同一座墓葬、同一座城池的日常里。

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市民在角抵瓦当前站了许久，孩子贴在展柜玻璃上，指着两个摔跤的童子问个不停。馆内的文物数字化展示设备前也围了不少人，观众轻点屏幕，便能查看精选文物的三维立体模型，与文物互动。

从嘎仙洞到盛乐，从一片瓦当到一件陶器，这些静默的器物正以最朴素的方式，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讲给今天的人听。

盛乐肇兴 代魏之基

追溯盛乐的故事，要从大兴安岭深处的嘎仙洞说起。拓跋鲜卑，这支古老的北方部族，原本世代栖息于大兴安岭山林之间。东汉末年，为寻求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，拓跋鲜卑踏上漫长的南迁之路——一步步走出山林，向着阴山南麓的土默川平原跋涉而来。

公元258年，一个叫拓跋力微的拓跋鲜卑部落首领做了一件决定部族走向的事。《魏书·序纪》载：“三十九年，迁于定襄之盛乐。夏四月，祭天，诸部君长皆来助祭，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，于是征而戮之，远近肃然，莫不震慑。”力微以一场祭天典

礼，在盛乐确立了拓跋部在诸部之中的盟主地位。他告诫各部大人：“我历观前世匈奴、羯胡之徒，苟贪财利，抄掠边民。虽有所得，而其死伤不足相补，更招寇讎，百姓涂炭，非长计也。”从此，盛乐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，而成了拓跋部建立政权的奠基之地。

力微之后，拓跋鲜卑经历了短暂的分裂。到公元307年，穆帝猗卢“遂总摄三部，以为一统”。6年之后，《魏书》记下了关键一笔：“城盛乐以为北都，修故平城以为南都。”猗卢以盛乐为北都、平城为南都，又筑新平城于泐水之阳，构建起一个南北呼应、攻守兼备的格局。公元315年，西晋封猗卢为代王，代国由此建立。这是盛乐第一次作为“都城”出现在历史舞台上。

代国之路并不平坦。公元376年，前秦苻坚攻灭代国，盛乐暂时沉寂。但拓跋鲜卑的血脉并未断绝，6岁的拓跋珪随母流亡漠北，在贺兰部与刘库仁部之间辗转求生，10年间尝遍人间苦辣。泐水之战后前秦瓦解，北方群雄并起。登国元年（公元386年），16岁的拓跋珪在牛川纠合旧部，恢复代国，随即“徙都盛乐，务农息民”。随后，他改国号为魏，建元登国，不再受晋朝封号。

拓跋珪在盛乐做的，远不止改一个国号。他解散了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，把游牧部落从各部酋长的私属变为北魏国的编户国民，使拓跋鲜卑从部落制跨入封建制。盛乐城中的一座座夯土台基、一片片各式瓦当，正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沉默见证。在盛乐的12年间，北魏的国力与军力迅速壮大，为日后定鼎中原、统一北方积蓄了力量。

公元398年，道武帝拓跋珪从盛乐迁都平城。盛乐作为都城的使命就此结束，但它从未真正退场。中城的城墙一直沿用至隋唐、辽金元时期，北城在唐代成为单于大都护府的治所。今天，当我们站在土城子遗址的夯土城墙前，脚下层层叠压的，不仅是多个时代的城垣，更是一个民族从盛乐出发、最终融入中华文明长河的完整足迹。

文物不语 万象自明

1700多年前的盛乐大地上，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？考古工作者通过一次次勘探发掘，从出土器物 and 建筑遗存中，一点点复原古城鲜活的社会图景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拓跋鲜卑迁居盛乐。鲜卑族人在南城留下东夷风格印花纹陶壶、陶瓮，带着



北魏角抵瓦当。



北魏大陶瓮。

鲜明的草原部族生活印记；而中城出土的黑面磨光筒瓦、莲瓣纹瓦当，又与山西平城、河南汉魏洛阳故城出土文物遥相呼应。鲜卑贵族、部众与汉族等各族官吏百姓同在一座城池居住生活，草原习俗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碰撞。

盛乐博物馆展厅里，每一件拓跋鲜卑时期的文物都是民族交融的实物注脚。那件角抵瓦当，是盛乐时代文化交融最生动的物证。瓦当本是中原汉式建筑构件，用于屋檐最前端遮挡椽头；而角抵——也就是摔跤，却是北方游牧民族十分盛行的竞技活动。瓦当正中的两个胖童子短发、上身穿着露臂小褂、下身着小短裤，形象与中国古代佛教净土变中的化生童子略似。中原的建筑构件、游牧的竞技内容、佛教的艺术形象，被北魏工匠巧妙地融合在一块小小的陶瓦之上。角抵瓦当的存在表明，到北魏中后期，民族融合已渗透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之中，连屋檐上的一片瓦都带着多民族文化交汇的印记。

与角抵瓦当陈列在同一展厅的，还有一件北魏铜鎏金桃形饰牌。饰牌作桃形，通体鎏金，光泽温润。盛乐古城出土的这件铜鎏金桃形饰牌，器形虽小，却同样透露出鲜卑人对金属装饰的偏爱，以及他们对中原鎏金工艺的熟练掌握。

而在内蒙古博物院的展厅里，一套野猪纹金带饰静静躺在展柜中，同样出土于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，是北魏早期鲜卑带饰中极为罕见的珍品。这套带饰由圆头方尾扁蹄形带环、长蹄形带扣和长方形带饰组成，一套6件。带钩上的野猪形象凶猛写实：猪头肥硕，耸耳警听，闭目张嘴，獠牙外露，平鼻双孔凸出于饰脚外缘，作奔突咆哮状；颈部与躯体相连，粗壮有力；身部正中心镶嵌半球体宝石一块，猪鬃等部位嵌以绿松石，历经千年依旧金光灿灿。有研究者指出，以野猪作纹饰的带饰在已知的中国带饰中极为少见，这件金带饰的艺术风格颇有欧亚草原文化特色，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怀。

盛乐博物馆还藏有大量北魏时期的陶罐、陶壶、铜镜等，同样出土于土城子遗址，是北魏时期中原工艺与草原审美结合的珍品。这些北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图景：在盛乐这座都城里，鲜卑贵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官吏百姓同在一城居住生活，草原的角抵竞技与中原的建筑构件在同一屋檐下相遇，游牧的带饰传统与农耕的工艺审美在同一条腰带上融合。

文物不语，却以最诚实的方式记录下那个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。

故都焕彩 和融共生

历史沉淀于古城夯土，而精神的力量今天仍在延续。来到和林格尔，随时会与“盛乐”相遇——盛乐镇、盛乐街、盛乐国际机场、金盛路、盛乐经济开发区……古老的地名穿越千年时光，依然活在当下的烟火日常里，成为一代代人触手可及的文化记忆。

盛乐博物馆2007年开馆，2024年跻身国家二级博物馆之列。馆藏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独属于自身的历史记忆，是不可复刻的地域文化密码。

如今，在数字化保护工程加持下，整座遗址公园都在让历史“活”起来。

2026年以来，遗址公园以传统节日和文化节点为依托，将非遗手工、民俗展演、考古科普、互动体验融入文旅活动之中。“来盛乐找快乐”跨年夜、“遗址寻韵·马年贺春”遗址过大年、“风起盛乐·一眼千年”春日文化专场、“盛乐春未央，五一赴古城”……77场各具特色的活动贯穿上半年，每场都吸引不少游客专程赴一场盛乐之约。自2025年6月挂牌，到2026年8月底，遗址公园累计接待游客55.37万人次，越来越多的人被



研学活动。



体验模拟考古发掘活动。

“盛乐”所吸引。

作为自治区级研学旅游基地，“盛乐学堂”的品牌越叫越响，馆内研学、校园宣讲、馆校联动三条线同时铺开，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各得其所——小学生蹲在城墙根凝视夯土，中学生在博物馆里赏文物猜故事，大学生跟着考古队员体验探方发掘。超过13万人次的青少年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“盛乐一课”，文博进校园、研学进遗址已成常态。

学术的力量同样在此汇聚。2026年5月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牵头召集20余位学者聚首和林格尔，王子今、陈永志、刘瑞、田静等知名学者分别就定襄“治剧”、盛乐古城始建年代、战国瓦当考古发现以及文旅深度融合等话题发表学术报告，为地方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持。

遗址现场也别具特色：小麦、谷子、大豆、向日葵等作物按古城格局种植，不同作物颜色各异，西城、南城、中城、北城的轮廓在田野上清晰可辨。7.6公里的游览线路串起各处节点，考古勘探的田埂边修了步道，清晨有附近居民沿着古城墙慢跑，脚步落在千年夯土旁，历史与当下仿佛冲破了时光的阻隔。

未来的盛乐还有更多可能。古城正从“实体守护”走向“实体守护+数字永生”的双重保护模式。VR、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将让拓跋力微的祭天场景、唐朝驼队穿行城门的身影、汉朝壁画的宴饮画面，在古城垣上重新浮现。这座遗址公园正朝着集科研、教育、旅游于一体的文化新地标稳步迈进，厚重的历史文化正在转化为这片土地发展的软实力。

风过敕勒川，秋韵润古垣。盛乐古城，这座镌刻着北魏王朝肇兴历史、承载着民族交融史诗的千年都城，历经沧桑依旧生生不息。匈奴、鲜卑、汉等各族先民曾在此相遇相守、共建家园、相融共生，折射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、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质。

千年古垣不语，文脉薪火相传。今日的盛乐古城，既留存着北魏王朝的岁月印记，也续写着民族团结、文化兴盛、蓬勃发展的新时代篇章。在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上，这座千年都城正以崭新姿态，诉说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永恒故事，书写着新时代文化自信与民族团结的璀璨新篇。

盛乐博物馆。

盛乐古城——一处都城万卷长

俯瞰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。

(本版图片由和林格尔土城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供)